民故爲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
獲。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
殺不赦。遂命錦衣衛遣官巡察。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
州境內。　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疇割穫之後。頗
有遺秉滯穗。　上甚喜嘆曰。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焉。
駐驆薊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
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
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
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務禮義
廉恥之行。毋安於溫飽而自棄也。衆叩首而退。辛亥車
駕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衆

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　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授我耳遂駐驆石門之東召問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　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俟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諸軍可後進遂決策親征乙卯車駕出喜峰口夜軍士皆啣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爲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罍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維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酋渠駐驆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擒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　上從之有密言於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爲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縶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足矣　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犬馬識豢養之恩況人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戊午駐驆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

文武官宴并饗將士。上既斬獲虜寇仍遣將士捕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總兵官覃廣奏和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勞之忠勇王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廚酒饌而飲以金爵併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繼至賜亦如之。上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畢至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群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少俟之廟享之期如迫請勅一親王代行禮。上曰事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有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今朕留將士二萬於此以俟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俟諸將畢至則歸甲子詔班師

冬十月賜勅蹇義夏原吉輟部事

蹇義夏原吉從上巡邊還上念二人老不欲煩以事勅曰卿事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尤資賛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況師保寅亮爲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宣府即漢上谷也。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東四驛曰涼亭。泥河賽峰。黃厓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接獨石。文皇四出塞。皆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則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圉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蹙國蓋三百里云。

十二月勑南京刑部侍郎段民考察在京百司官

乙酉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羅汝敬等還自交趾。黎利遣人貢方物○二月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

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云。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素質黑文。馴狎不驚。上命群臣觀之。胡濙等請上表。上曰。

祺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豈皆得人。民生豈皆得所。騶虞之祥。於德弗類。唐太宗嘗曰。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朕與卿等宜共謹之。若騶虞其免賀。

三月遣李琦徐永達行人張璁勑諭黎利

琦等還。利遣人貢金銀卸器方物。并上國人奏。言陳氏無後。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管攝。永爲藩臣。奉職貢。

夏四月以郭璡爲行在吏部尚書

郭璡代蹇義爲行在吏部尚書。時二楊用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已進退。乃令方面風憲郡守。聽在京三品以上

官舉保。尋又令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贓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乃罷御史知縣保舉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二楊之門。由其薄郭璡仕早。未遑學問故二楊得操人才去取之權也。

免四川茶戶徭役

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郡縣責徵日急。乞賜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通政司以聞。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爲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免之。宋陳恕爲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令任於卿。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寬。

寧王權上書謝罪

上即位。寧王以大父行。復輙恣橫。請於封內選子女。上不許。賜女婦八十四人。重違其意。王又令省中官衣朝服。用天子儀仗。賀王元旦長至千秋節。習儀鐵柱觀。副使石璞聞於朝。罪其長史王堅。至是復奏。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移文。謂太祖高皇帝子孫。以祿米定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賓亦服麒麟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

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乃復書大略謂祖訓錄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遞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遇之於途或分道讓左或引馬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必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若群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尊尊親親各有攸當往者逆賊高煦在太宗時屢造大罪及予嗣位特加厚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輒妄稱太宗時未嘗頒給郡王誥勑以爲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煦愧悔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爲赦免之說何冤何抑而忿恨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諭蓋託此爲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拒羣臣之言尚望謹之若復不謹非獨羣臣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亮之王又乞灌城田　上復與王書曰所諭欲得灌城一鄉田土與衆子耕牧朕不吝惜但戶部言灌城之田一千六百一十七頃鄉民所賴以足衣食別無荒閑之田況庶子郡王

自有歲祿稽之祖訓亦無撥與田地之例若從叔祖所言百姓失業必歸怨朝廷亦必歸怨叔祖矣今叔祖爲諸王表率使諸王皆倣叔祖所言豈不背違祖訓而損賢德故撥田之諭不能曲從惟叔祖亮之王見　上英武乃上書謝罪稍戢托志神仙

命戶兵二部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山海薊州屯田

兵科給事中戴弁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車萬人列營二十二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若[illegible]種亦可實邊請取勘營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爲兩便上嘉納之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

五月初設鈔關○勅六部都察院戒濫差擾民

勅曰朕惟爲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朕嗣承祖宗大統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爲心至於國家用度有不得已取之於民者朕尤惓惓軫恤民艱爾六部都察院爲國大臣常秉愛君愛民之心俾有益於上無怨於下庶幾不忝祿位之重比聞中外奸弊紛然嗟怨盈路皆由爾等不體朕恤民之心遣人在外肆行剝削如朝廷取用物件或買辦或徵收動輒差官數員於州縣坐併一起未回又差一起其差去官員又各有幫虎十數爲之鷹犬漁獵以一科百以十科千箠楚頻煩不勝其毒害所取民物百分之一納於公家餘剩悉歸私室人之困苦日益月增原差衙門非不知之實縱其所爲風

憲耳目非不聞知亦各不糾舉仁人君子有忠君愛國之心者忍爲之哉自今爾等尚滌心悔過以革前弊朝廷有緊要重事方許慎選廉公幹濟官員出外催辦其不急之務再不許朦朧一槩差貪婪暴虐之人在外假公營私擾害良善如有復蹈前非并犯人一起處以重罪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官仍暗行體察不問中外官員但有騙要財物及害民事件明白具實奏聞如御史按察司官坐視不言一體治罪

六月以郭資掌行在戶部事○秋七月劉觀有罪徙遼東時御史連章劾觀父子上大怒逮觀父子俱至命左右以監察御史彈章示之觀自陳歷事太祖太宗仁宗累官至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二俸並支皇上嗣登寶位常加賜賚臣日夜孜孜思圖補報今右都御史顧佐搜求臣罪主令各道御史糾劾又遍書吏安中安指臣受贓等罪伏望皇上憐憫察情明辯庶免寃枉　上曰臣下密察觀罪者非一人朕以其舊臣未忍罪之今尚欲文過耶遂出臣下密察示觀蓋言其前後鬻獄得白金數千餘兩子輻脅制諸道騁私滅公皆明著實跡觀不能隱皆引伏法司議觀所犯皆枉法於律應斬命下錦衣衛獄　上名楊榮士奇以奏示之且曰觀負朝廷處重非過士奇對曰觀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數受顯任願姑屈法以全其生　上曰爲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爲

邊吏榮曰辱之過甚與死等耳　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榮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遂命有司發遼東

八月楊溥憂去尋起復直弘文閣

上嘗坐齋宮名溥諭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生于不虞常爲憂惕邇來群臣好進諛辭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謝臣不敢忘報稱　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又頓首謝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爲難　上曰然是年秋內艱遣中官護行賜葬其母以一品夫人禮遂名溥復入弘文閣

冬十月改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使書

十月一日朝罷士奇侍上於左順門遥望見大學士陳山　上曰汝試言山爲人對曰山雖侍從陛下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當不令溷內閣也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二人行相類至是浸聞於上調瑛南京禮部尚書山專教內豎俱罷內閣之任

禁差正官

勑諭天下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曰朝廷建置三司及軍衛府州縣有正有佐正者總其綱佐者輔其政如政務繁殷則佐貳分理正官總督之庶幾

紀綱不紊而事畢舉昔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皆命諸司毋得擅差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軍衛府州縣掌印正官朕嗣位之初亦已申舉舊章令遵守毋違近年以來爾等欽差內外官員故違舊制遇有事務輒委三司及差軍衛府州縣正官掌印官幹辦更不思正官掌印官所總之事非一又或各衙門官有廉能者輒坐名差委亦不思所委止是一事一事雖完而誤衆事其各衙門官有不才者亦喜得別差以避繁就簡往往差委俱盡別委千百戶及陰陽醫學等官或吏員人等護印署事吏肆其奸人受其害官府正務十誤八九以致軍匠累年不清稅粮累年不完原爾等所犯法難容恕今姑記爾等之罪勑至但是三司及軍衛府州縣正官掌印官被差委在外造辦及幹辦者即令回任管事不許稽遲自今一應辦理其內外官員並不許指以欽差為由輒自差委正官掌印官及坐名差委違者悉處重罪凡各衙門官吏或有貪虐苦害軍民及闕茸誤事者爾等即具實奏聞以憑黜罰欽承朕命毋怠毋忽

○上覽歐陽致夢卜求賢之說顧謂侍臣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皆有相感之理況一

代君臣乎。蓋天祐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傅說之賢。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不誤哉。○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以從宜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近古。後一變爲彍騎。再變爲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變爲新法。民不勝擾。自是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　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宋常得李沆。其人任用之。豈有改祖法之事。

下戶部郎中蕭翔等于獄

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口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　上謂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倣效。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徧諭之。

諭戶部申明栽種桑棗之令。○巡撫蘇松大理卿胡槩奏修嘉興陸贄湖州胡瑗蘇州范仲淹魏了翁各書院祠。從

之○甲午帝閱武近郊戊戌還京○命列侯諸將帥師巡宣府

庚戌五年春正月太宗仁宗兩朝實錄成○天下朝覲官至京吏部廉察賢否以聞命鄙猥無能五十五人皆罷歸爲民貪汚二十五人發戍邊

上與侍臣論前代官制　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　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爲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　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朕當勉之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命刑部究治光祿寺增減供給之罪

光祿寺廚役訴其寺官竊減外夷供給通政司以聞　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諭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率不得允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於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二月己未帝謁長陵獻陵三月己酉還京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長陵獻陵駐天壽山　上請皇太后令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六臣見行殿皇太后曰皇帝數言卿數人贊輔多用心今國家清寧生民無事固祖宗垂佑亦卿等之力輔等頓首對曰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祖仁愛小民以致康濟之功此皆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illegible]　皇太后曰我有何德上由祖宗積善垂慶卿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非但國家蒙福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敷佑卿等俾卿等子孫安榮永世命上賜六臣酒饌白金文綺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　上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爲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推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至京　上御左順門召蹇義楊士奇楊榮等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録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所録語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

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熟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爭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且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賈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於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未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賜進士林震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爲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

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云是科賜進士一百人得廖莊劉實○上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唐太宗慙德尤多漢高帝及我朝太祖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修我太祖剪除群雄革前元敝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爲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爲至論

以熊槩爲南京右都御史○改江南民運爲兌運○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夏四月加楊榮少傅

上於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諭士奇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之地對曰榮與諸將交盍因永樂中扈從北征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於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邊將之強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臣等皆所不及且其在密地凡制勑予奪高下皆禀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與同官久亦嘗觀其廐馬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畜蓋芻菽未易辦　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即鬻於市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官軍朕詢之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

事亦未明但其人可用幸姑容之。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

命工部尚書黃福總理淮北河南山東屯田

福請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以省漕粟下行在戶兵二部議郭資張本言沿河屯田甚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閑田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耕之官給牛器但山東近年飢旱流徙初復衛卒多有役宜先遣官行視其田以俟開墾上從之遣吏部郎中等官趙新劉澤榮華張琰吳政等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既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田役益勞擾事竟不行。○按嘗因黃福之言而有慨於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田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洧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奈何經畫疆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合道旁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土魯番始遣使貢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

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畔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小山纍纍。峰巒秀麗。羅列成行。峰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甘肅大抵無北虜患。專鎮防西夷。夷種中。土魯番最奸狡。宣德五年。始遣使來貢。

定忌晨輟朝之例

勑諭禮部。朕嗣承祖宗大位。夙夜祗惕。慮弗克勝。忽遇忌日。重懷愴感。仁祖淳皇帝。淳皇后。崇善慶之源。其忌日。官員朝叅輟奏事。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大開創之基。太宗文皇帝。仁孝文皇后。仁宗昭皇帝。光繼統之治。忌日悉輟朝叅。歲爲定例。用伸朕永慕之誠。其敬承

之。

五月以禮部郎中況鍾爲蘇州知府

鍾以吏員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永樂十三年。授禮部主事。二十一年陞郎中。初令五品上京官。得薦士。鍾薦右中允張宗璉。　上名問西楊曰。人皆薦下僚。鍾乃薦朕宮臣耶。對曰。臣與王直擬薦宗璉。不意爲鍾所先。　上喜曰。鍾能知宗璉。即日陞宗璉大理寺丞。時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選擇。鍾在薦。選知蘇州府。賜勑乘傳之任。鍾初至郡。佯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鍾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止。鍾輒聽吏。吏大喜。謂太守愚。越三日。鍾乃召諸吏詰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諸吏。拷掠。投庭下。輒死者數人。諸吏又皆大懼。謂太守神明。鍾乃盡覈屬吏。斥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未幾大旱。旣發預備糧賑農。俾得盡力於田畝。復與周文襄公。講究收糧法。由永樂間轉輸北京。餉道遼遠。糧長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百一十萬。除正供。及僦車船費。盡爲糧長乾沒。議別立糧頭。同收受。互覺察。除免舊徵三之一。以其二之一。爲轉輸之費。餘皆入濟農倉。爲來年經費本。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及諸年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絹數十萬疋。小麥數十萬石。及襍出供費。並代以餘米。上無逋事。下無橫科。民大悅。每旱又輒發此餘米。賑活輒數萬人。二

十餘年積弊不裁一人而盡除民接遞終歲在官不得負販鍾叙丁差歲不過三日盡罷其在官者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又致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大抵鍾爲守專厲豪狡拊善良勢家恣犯法立欵杖下吏民大驚奉約束寒門下士有行藝者時時賑贍諸儒生喜爲流聲譽爭獻詩頌美有鄒亮者獻詩鍾稱賞欲薦于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揭府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名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

朝鮮國王李祹遣使獻海青鷹

使還賜王磁器諭祹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令追奪贓官誥勑

朝廷誥勑本用褒勉臣下盡心職事與奪都要停當凡受誥勑的其未受之先曾犯贓罪已經赦宥悉皆追奪若受誥勑之後犯贓罪雖經赦宥亦皆追奪永爲定例

六月置萬全都指揮使司○令戶部遣官於甘肅大同等邊易換穀粟儲爲糧餉

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

糴。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爲常儲爲粮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　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寧夏缺絲布絹綿花。大同宣府。缺布絹綿花茶塩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遇至依時易換爲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綿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塩。遣人運送。陝西委叅政陳琰。山西委叅政奕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

秋七月禮官請賀龍駒不許

勑諭文武群臣。禮部言山西所進龍馬駒。以爲瑞應。群臣同上表賀。朕自承大統。孜孜夙夜。期與華夷同臻康

太。幸數年以來。國家平寧。歲屢有收。百姓粗安。邊圉清肅。此皆天地祖宗之佑。羣臣贊輔之力。方切敬慎。惟懷永圖。夫年穀歲登。生民裕足。仁賢効職。四裔順服。禮義興於閭閻。武備修而不用。此有國之祥瑞也。朕與卿等共祗勉之。一獸之異。未足爲瑞。其止勿賀。○上宴閑與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世久長。　上曰。天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大命。有不可辭者。于其子孫享國長久。亦惟仁義道德足

以培植之也。

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書胡濙以爲即同不食。請率群臣上表賀。上不許。因勑群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修省。以仰荅天意。方賴爾群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上罷朝。謂吏書郭璡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以廉潔自守。衆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即擢奮爲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揚清濁。爲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蓋由此。今天下未嘗無潔士。爾宜爲朕甄別。以聞。朕當旌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則爲善者怠矣。

罷南京刑部尚書趙翀侍郎余士吉。令都御史熊槩兼理刑部

南京江西道御史張楷。劾奏刑部尚書趙翀。侍郎余士吉。曠職瘝官。本部所繫強盜吳福金者。覆奏待決。乃詐病死。相驗瘞之。其後復出強刼。又有蘇州富民過達者。

安港巡檢司圖其財。誣作強盜。械送刑部。而私賂獄官獄卒。縊死於獄。皆由狲等怠縱所致。今該司官吏。皆已逮問。狲等亦當罪之。　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罪。豈可恕也。既又曰。狲等歷事先朝。今皆老矣。其名之來。令都御史熊槩兼理刑部。

九月陞吏部郎中趙新爲吏部右侍郎巡撫江西。兵部郎中趙倫爲戶部左侍郎巡撫浙江。禮部員外郎吳改爲禮部右侍郎巡撫湖廣。刑部員外郎曹弘爲刑部右侍郎巡撫北直隸府州縣。監察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越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縣

于謙嘗巡按江西。平反寃獄。稱爲神明。民所不便。釐革殆盡。至是河南山西災。　上親書謙名。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遍歷梁晉。問民疾苦。百弊湔剔。馬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擘畫。遂爲規式。凡歷十八年。每議事入京。不持一物。兩省人皆尸祝之。周忱由刑部主事員外。越府長史。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既而轉左。陞戶部尚書。改工部尚書。仍巡撫。先是胡槩用法嚴刻。忱濟以寬。如平官田民田加耗。立水次便民倉。議給裏河搬運民船過江米。與請折兩京馬草。每束銀三分。定江南重額官田。折納金花銀。每米四石。銀一兩。又築海塩捍海塘。海不爲患之類。凡在江南二十二年。江

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周尚書也。

誅遼東謫吏嚴瞪千戶臧清

先是顧佐劾御史嚴瞪等貪淫不律謫吏遼東至是瞪潛入京師造詞脅人佐又劾瞪踪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瞪西市。陞佐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捃奏佐受隸金。私遣歸。上以佐在端臺不欲發其過密示楊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于士奇閱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新芻咸資之隸。遣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先帝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上怒曰。朕方擇佐用。而小人輒誣佐。必下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恩法並行矣。

上名佐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佐頓首謝。佐呼吏至。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囚告佐久淹不理。上又怒。名士奇諭曰。此必死囚教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公鞫。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

宥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令復職

宥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罪。令復職。希正在曹縣。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火延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誣希正以他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

司言本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嚴約吏卒愛恤人民不一年間政簡訟息今爲奸吏所誣此吏欺公玩法蠹政害民通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民人老少莫不流涕如失慈母若不爲伸寃恐被誣陷通政司以聞時侍郎許廓過曹縣耆民父老相率跪訴于廓廓移文吏部吏部亦具以聞時刑部方奏希正不應徑觧奸吏赴部論以違制上曰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其徑觧赴部蓋欲急去惡耳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即遣復職以慰民心奸吏令刑部盡法治之希正蓋仲淹之後云

謫江西按察副使李綸戍遼東

綸先爲御史與都御史劉觀子輻游及受海鹽縣豪民金銀文綺出其殺人之罪至是事覺都察院以聞上命追所受贓及舊給勑命發戍遼東邊衛

乙卯帝巡近郊己未還京○冬十月丙子帝巡近郊戊寅度居庸關己卯獵谷道壬辰還京

丙子車駕發京師駐驛王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營悉知之壬午駐驛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

也又問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回鑾駐泥河壬辰車駕至京師○有獻歷代年紀圖者　上覽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略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久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　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敝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主稱兵爲逆刼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十二月命禮部定歸德州張巡許遠南霽雲等祀儀

河南歸德州知州李志言歸德唐忠臣張巡許遠死節之地故睢陽有協忠廟祀巡遠雷萬春南霽雲賈賁姚誾宋元以來俱命守臣祭之　上曰此不可闕命禮部定祀儀請以巡遠居正南霽雲等四人配享從之命翰林撰祭文有司每歲以春秋仲月祭

辛亥六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

張本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江都知縣靖難兵及境本率耆老詣軍門朝陛楊州知府內難平歷工部侍郎以至兵書當時謂本一迎俟間遂獲終身富貴至其錄高煦餘黨脇從者多不免云

二月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錦衣獄

祚言帝王之學在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知要陛下脩有聖質皆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學之功少有程度於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跡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為忠賢之可親孰為邪佞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親信邪佞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疎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覽疏怒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至京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而祚之措詞若上未曾學問者遂觸怒云○上朝退御武英殿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　上曰朕惟為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

歛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

夏四月有星孛於東井○令四川總兵陳懷移鎮松藩○五月交趾黎利遣人陳情謝罪貢方物○六月遣行在禮部右侍郎章敞詔黎利權署安南國事○秋七月帝幸楊士奇第

時上頗好微行一夕以四騎至楊士奇第士奇俯伏慄懼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變起倉猝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語竟還宮明旦遣太監范弘問士奇曰車駕幸臨易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迫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復遣弘問曰今天下平靜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寃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復遣范太監賜白金文綺士奇入謝上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

賜蹇義等招隱歌

上謂之曰朕嘗作招隱詩賜羣臣以示求賢之切然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遯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恐山林之士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以示卿等

八月常州知府莫愚奏公差官倚勢作威是非顛倒命吏部指名陳奏處置○九月熒惑犯南斗○冬十月丙午帝

巡近郊庚戌還京○書諭伊王謹守祖法械承奉長史典儀赴京治之

河南府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有非理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官校虐害百姓者臣到任稍爲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爲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遵王摧辱不敢不奏　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於大廷朝賀皆休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乃致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械送京師治之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爲浙江海鹽縣丞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爲浙江嘉興府海鹽縣丞　上每退朝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直前言洪武中百官朝退凡大臣奏事必給事二人與之俱所以防弊　上顧謂侍臣曰芳言是芳退輒自矜每見百司所爲事少不如意即詣上前言之衆皆側目至是　上亦惡其訐故有是命

十二月太監袁琦有罪凌遲并誅其黨陳海等十人

勑曰朕恭嗣祖宗大位夙夜寅恭不遑暇逸誠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軍民者祖宗之軍民軍民安則天下治天下治而後有以仰付祖宗付託之重爰自臨御以來

惟以安民爲心。近者犯人袁琦。因隨侍日久。授以內官監太監。輒敢肆其狡險。欺瞞朝廷。假幹公務爲由。朦朧差遣內官內使。在外凌辱官員。毒害軍民。恣肆兇殘。貪暴狼籍。所得金銀財物。動以萬計。人不聊生。含冤無訴。所在有司。坐視民患。徒懷兢惕。默不敢言。賴天地不容。神人共怒。發其罪惡。其袁琦等已明正典刑。身家俱滅。已勑法司榜示天下。勑至。爾等其體朕恤人之心。務隆撫綏。夫民者。國之本也。代天理民者君。爲國安民者臣。爾等勉之。必使軍民皆安於下。而無嘆息愁恨之聲。庶幾盡尔等之職。而不負朕之委任。尔等勉之。凡出差內官內使。其寄附贓物。在官員人等之家。許令出首歸官。與免本罪。若隱匿不首。事發與犯人罪同。

大學士金幼孜卒

幼孜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不肯伐善爭名。爲文和平寬綽。類其人云。

壬子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勑免朝賀。○夏四月募商輸粟塞下。○五月開陝西平涼開城迭烈孫道路

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先是陝西叅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蜜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徑迭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

爲便。既乃罷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　上命陝西三司覈實。至是皆以爲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八舟。平涼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十一人。俱隸迭烈孫

巡檢司。

巡撫都御史于謙進龍馬。禮官請賀不許

太原忻州民人武煥家。馬生一駒。鹿耳牛尾。玉面瓊蹄。肉文被體如鱗。巡撫都御史于謙。曾同巡按三司視之。感謂其爲龍馬。輿而進之。禮書胡濙請偕群臣上表賀。

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災者踵至。朕方日夕憂勵。一獸之微。何救民飢。而欲表賀。其止之。○上御便殿。觀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率流於弱致武備不飭。　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爲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諭戶部令府州縣修倉儲積

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飢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爲不急之務。倉廒廢弛。贖穀罰金。掩爲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修倉廒。謹儲積。給貸以時。仍令布按二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　上諭戶部曰。此祖宗良法美意。比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爾戶部亦豈能

無過其如御史言遣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秋七月置呂梁漕渠石閘

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耿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濶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工夫匠協成之○陳瑄言高郵郡城西北湖中有神祠古碑載神姓耿名遇德宋哲宗時人天性忠實死而爲神屢昭靈感累封至靈應侯廟額曰康澤至今其神有靈禱之者舟行無沒溺之患旱熯有甘澍之應請令有司春秋祭祀上謂禮書胡淡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果如瑄所言有應其令有司以時致祭

命詞臣書豳風圖詩揭之便殿

上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上登萬壽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同覽都畿山川形勢既畢 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即位之初興學校

勵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法足爲賢君
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禍遂搆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
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
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
下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存日宴遊者
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桀之跡周之鑒也上曰然

八月以行在戶部尚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賛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
示楊士奇曰福所言皆有憲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
之倫對曰福受知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爲人正直明
果一志於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中初建北

京行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之政安新
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
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
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
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士奇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
宮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　上曰
然明早遂令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當時諸大臣多
依違承順福持正不阿以故改去南京云

令京官三品以上舉保文學才行之士

皇帝勑諭行在吏部夫致治之方用賢爲要事君之道

薦賢爲忠朕主宰天下思惟負荷之重必得賢才共圖治理夙夜在念寢食弗忘嘗勑朝臣三品以上舉薦所知又出示招隱猗蘭之作庶幾群臣咸知朕意近惟一二廷臣有舉薦其餘曠時積月不舉一人豈其無遺賢歟抑今中外所用皆得人歟蓋典銓衡者之怠忽也朕以求賢望理不徒視爲虛文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天下之廣生民之衆爾吏部即令在京三品以上衆議推舉有才行者有文學者其名來聞以憑推用不許狥私濫舉塞責仍同都察院考察在外方面有司官之昏懦不立貪暴無厭者具奏黜罷之庶以副朕惓惓求賢圖治之意欽哉○陞吏部考功員外郎魏驥爲南京太常少卿交趾南靈州黎恬爲右諭德福建建安縣教諭楊壽夫山東臨清縣教諭彭珤爲翰林編修皆以京官三品以上所薦也

陝西進嘉禾勑羣臣勿賀

勑諭文武羣臣今陝西進嘉禾蓋豐稔之祥又中外之地連產瑞瓜此皆天地祖宗之所垂佑朕曷克以致之而卿等歸德朕躬欲進表賀內自修省歉焉於心其止勿賀朕夙夜孜孜圖惟生民之安以冀不忝天地祖宗付畀卿等皆體朕之誠勉盡厥職上以益君之德下以厚民之生戒乃玩愒務圖實功庶副朕之委任欽哉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

先是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馳往各處盡收所差內官資橐并其人解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奮前捽寧而手擊之御史遂奏丞無狀遠至 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昧於所聞且宥之侍臣咸言銘酗酒擅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 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命南直隸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況鍾計疏濬六湖工力以聞

蘇州知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 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直隸隆慶衛請以指揮同知李景爲本衛指揮使不許

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景鎮守居庸關調度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任景通政司以聞 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當

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爲人臣者但當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得越制以干憲典群臣皆頓首

癸丑八年春三月賜進士曹鼐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禮部尚書胡濙同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選進士六員舉人二十四人以聞　上命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送翰林令侍讀學士王直訓督之舉人俱賜冠帶給訓導俸送國子監肄業

夏四月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山西旱飢詔中外寬恤○五月四川盜起命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六月命平蠻將軍都督方政鎮守松潘○秋七月初置武驤騰驤騰驤四衛○訓飭在京官員

皇帝勑諭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衙門朕以菲德嗣承天位夙夜惟寅恪守祖宗之法用熙庶績用撫兆民亦惟爾文武羣臣是匡是弼凡爾羣臣亦皆祖宗奬拔以遺朕者宜同心協恭期務康濟庶幾不負祖宗之托今在廷典銓選掌兵政司錢穀理刑獄董繕作之臣固有秉正直守法度以副委任者亦有苟循私情不率公道是非失當請託四行違越禮法怠廢職事致下譏議洋洋上聞有臣若斯其將誰託自今宜省躬知過洗滌舊染勉圖自新庶長保祿位光輔予治如執迷弗悛

則祖宗之法具存必不汝貸汝惟欽哉

八月熒惑犯南斗○勑三法司遣官恤刑

皇帝勑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朕體上帝好生之德惓惓夙夜惟刑是恤今爾等處決天下重獄夫犯者既皆在外但憑所具之詞即行處決其詞寧無粉飾者乎人命至重死即不可復生其遣的當官分臨各處同三司巡按監察御史及府州縣公同詳細審實若情犯深重果無寃枉聽從處決如情有可矜獄有可疑及審異不服者仍監候具奏與之辯理切不可輕率致人寃抑慎之慎之

命黃福兼掌南京兵部事○閏八月彗出天倉○冬十月

平江伯陳瑄卒

瑄卒贈侯謚恭襄爲人閎爽英毅弘度偉略稠人廣會談論亹亹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掖士時相講議善交際能推利濟人所謂海運者本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閃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禮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邳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灣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瑄功爲大在齊魯間者宋禮爲多

十一月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鎮守淮安

先是襄河民運民率僱舟又經年往復多失農業周忱始與平江伯議奏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補給脚價兌與江北衛所衛所漕者出給通關還繳軍民兩益至是恭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共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是爲兌運

修南京宮殿○是年日本國王源道義卒遣使吊祭

甲寅九年春二月妖僧李皐謀反伏誅○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請令軍民運米開平中納鹽糧從之

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垫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民仗忠寬恕持行廉潔○三月戊寅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以王驥爲行在兵部尚書○交趾黎利

夘

廣西總兵山雲奏黎利死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奸臣黎問黎察搆相讐殺夷民驚懼諒山土官阮世寧七源土官阮公廷率衆避難來歸願居廣西龍州及太平府上

下凍州。上勑諭山雲曰。利本起微賤。因奏立高從人望。朕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徐議立高。利遽奏高死。高之死利所爲也。朝廷即欲問罪。不忍毒民。令權署國事。多行不義。爲天所殛。爾戒飭邊兵。嚴謹守備。勿忘世寧公廷。可善撫之。

夏四月李琦還自交趾。黎利子麟遣人告喪。獻金人方物。

五月命行人郭濟未弼祭利。○勑諭恤軍

皇帝勑諭天下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朕惟兵政國家重務。祖宗以來。於撫恤軍士。整勑兵備。皆有成法。朕屢戒中外武臣。令守法愛軍。近者內外都司衛所。管軍官員。全不用心整治。惟務貪賄。以肥身家。凡有征差。則差貧賣富。有徵辦。則倍加需索。又有多佔伴當。或包納月錢。縱放買賣。或以答應上司爲由。勒除月糧。或指操備名色。就減布花。生事科擾。千端萬狀。以致軍士窘於衣食。妻子不能保顧。不得安身。累累逃竄。其該管都司及親臨風憲官。明知軍士被害。縱容不舉。甚者與不才軍官交結。受其賄賂。又有遞年勾軍。違限官旗。在外恣肆非爲。已勑各處風憲督察挨拿。至今不見獲解。是致奸頑得志。軍伍空缺。兵政不修。莫此爲甚。茲特勑諭爾等。其前所縱容之罪。姑記不問。自今凡分巡所歷去處。務要嚴加詢察。遇有貪虐害軍。及勾軍違限官員人等。就便擒拿問解。仍將解過犯人罪名。類本具奏。如或仍

前坐視縱惡長奸事發一體處以重罪不饒

秋八月以楊溥爲禮部尚書兼學士

上嘗坐文華殿三楊並侍　上諭曰朕念祖宗積德累善篤生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太宗迅掃奸回再安宗社皇考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坐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等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尋陞溥禮部尚書兼學士○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奢侈矯以仁儉平吳後頗事遊宴怠政事掖廷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閨闈馴致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右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起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　上曰晉武創業不爲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況羌胡鮮卑雜處內郡不能先幾區處以致國禍方殷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跡朝政陵夷尚傳數世由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蕩然掃地豈久安之道○翰林侍臣講周書畢上因諭周之王業及成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即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

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熾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　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真得古人之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尾剌脫歡攻殺阿魯台遣人朝貢以阿魯台死來告請獻前元玉璽

尾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能等送之。賚并齎勑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讐。所云已得玉璽。欲獻。亦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以答其貢獻云。

命御史巡視京通倉各草場光祿寺甲乙等庫象牛羊等

房。一年一代○河南江西旱災。勑諭巡撫侍郎于謙周忱撫恤兵民○九月張瑛仍直文淵閣○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來歸。以爲中府左都督○癸未帝巡邊。乙酉度居庸關。丙戌獵岔道。辛卯駐宣府。己亥大獵○冬十月丙午帝還京○交趾黎麟上表請命。遣侍郎章敞行人矣璡諭麟權署安南國事○鑄宣德通寶錢○十二月甲申帝不豫。衛王瞻埏攝享太廟

乙卯十年。春正月。勑弛採辦買辦諸役

勑襄城伯李隆及工部凡採辦買辦及打造下西洋等處船木植一應物件并營造物料。悉皆停罷。軍夫匠役人等當放者。悉皆放回。其差去一應內外官員人等。即便回京。不許托故稽遲。其沿河運米木植。悉於所至去處堆垛苫蓋。畢日運夫放遣回家。官員回京。違者重罪不恕。又勑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及衛府州一應製造海味菓品食物等項。及打捕禽獸虫魚花木等物。悉皆停止。其起集營造人夫。即時放回。

革戶刑二部交趾清吏司○始委工部虞衡司官董遵化鐵廠○癸酉帝不豫。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甲戌帝崩於乾清宮。壬午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爲正統。大赦天下○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

義卒。贈太師。謚忠定。爲人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

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論者謂其有大臣之風焉

上大行皇帝謚號

上尊謚曰憲天體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景陵

尊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皇后孫氏爲皇太后○冊封皇弟祁鈺爲郕王○擇御史陳祚囚復其官○命楊溥仍直文淵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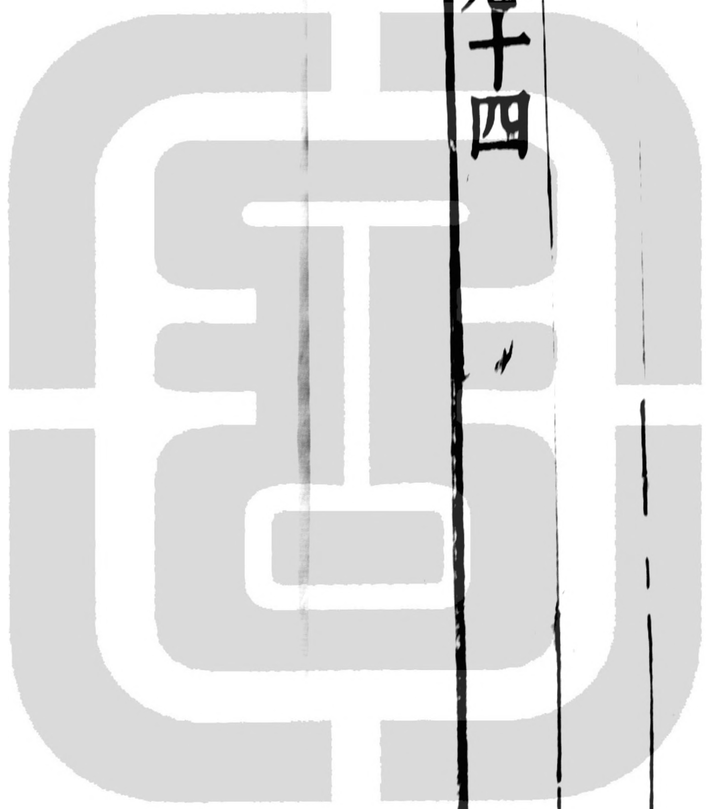
英宗即位太皇太后臨朝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靈輕如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乞早開經筵預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官中左右朝夕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

夏五月以王騏爲行在兵部尚書○加黃福少保參贊機務

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自黃福始福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而襄城伯亦敬信福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福不出一語或以爲言福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耶

勑三法司錦衣衛刑科凡死罪臨決須三次覆奏得旨明白然後加刑○秋八月平羌將軍寧陽侯陳懋鎮守甘肅

○九月勑修宣宗章皇帝實錄○以陳鎰爲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延寧邊備○以徐晞爲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晞常州江陰人由吏出身官至兵部尚書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事太皇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英宗東立太皇太后顧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戈治不可行也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振至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爲請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聽帝暨諸臣留振此後不可重令干國事也

以黃宗載爲南京吏部尚書○冬十月以羅亨信爲僉都御史練兵平凉

昭代典則卷十四